

[法] 司汤达

Le rouge et le noir

红与黑

Le rouge et le noir

北京燕山出版社

[法] 司汤达

红与黑

邹心胜 / 译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与黑/(法)司汤达(Stendhal)著;
邹心胜译.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6
ISBN 7-5402-0667-5

- I. 红…
- II. ①司… ②邹…
-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 IV. I565.44

本数据由北京燕山出版社提供,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
字(95)第 04202 号

责任编辑:马明仁 里 功

红与黑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mm 大 32 开本 14 印张 384 千字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6 次印刷

定价:13.50 元

译 序

站在卷烟晓照的世纪之巅，把眼光投向茫茫遥远的两个多世纪以前的丰姿多彩的法国文坛，便隐约可见一位熟悉的，惟一在那个多才多艺的时代里同巴尔扎克齐名的人物，正穿过重重的历史帷幔，向我们走来，走进我们的视野里，走入我们这个时代的读者的心田中。

这位便是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1783—1842)。他以其作品神秘、复杂、精致，带有谜一般的魔力独享文坛。其作品中的人物，看上去弱不禁风，像挂在一个宽敞的大客厅里的风景画中的肖像一样，永远挂着一副诱人的、朦胧的、夹杂些伪善的微笑，但极富魅力，这种荡气回肠的艺术魅力至今还洋溢在当今读者的心目中。

司汤达之所以在创作中取得如此灿烂夺目的成就，是与他广泛的社会阅历和坚强的性格特点分不开的。他出生于法国南部的一个外省有名望的律师世家里。由于母亲的早逝，自私而又冷漠的父亲便将他送到一所修道院里。那时的修道院里充斥了大批的虚伪的神父。他们贪婪，勾心斗角。因此，司汤达的童年便是与孤独为伍的，感情之流汨汨流向心内是他生活的主旋律，再加上他的家乡是一个较为封闭的地方。这里的人们生性多疑、固执、巧言，心中记恨着每一件事，总会在某一天找到机会报复，这同巴黎的温文尔雅、华丽肤浅有天壤之别，因此，司汤达自幼便早熟，形成了反叛和不信任人的观念。长大成人后，一直游荡在法国政坛，追随着拿破仑大军的铁蹄，云游欧洲，历尽人间艰辛，品尝生活的酸甜苦辣，对社会的各个侧面都了如指掌，对人性的各个层次洞察无悉。所有这一切无疑为其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视角。

司汤达的成名巨著《红与黑》是取材于他故乡的《法庭公报》上的一则刑事案件。经过这位才华横溢，文笔精湛的艺术大师之手，把一件极平凡的小事件演绎成一篇洋洋大观的文学巨作。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书中的主人公于连·索雷尔的一生就是作者

本人的一个缩影。在这部小说里，于连被描写为一位对拿破仑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年轻人，本想在这位巨人的旗下，驰骋疆场，草马革尸，可这位英雄已权倾势去。除了做一位伪善的君子外，他别无选择。他发现从事神职是飞黄腾达的捷径，于是，便去市长家当了一段时间的家庭教师，因与女主人发生恋情，被迫到神学院去学习，后又经人引荐，到巴黎一位侯爵大人府上当秘书，又同其家小姐发生恋情，本想借此实现出人头地的梦想，却因市长太太告发他，他便开枪射杀她，后被判刑。

如果仅仅停留在情节这个表层，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情节，但司汤达的描述方式却是独具一格的，我们不仅从他的描绘中看到主人公的灵魂，而且还看到他们像在实际生活中那样行动和感觉的心理法则。这种由心理活动而引出的情绪搏斗，仿佛是在一个显微镜下那样明白无误地显示出来。他在主人公身上总是赋有某种高贵的特征。我们想，这种特征，一个警觉的读者在阅读时会找到的。

在艺术成就方面，他追求的是事实，那种不加修饰的恰如其分的细微末节。同时，在他的小说里，又喜欢用些抽象化的句子，大段大段的内心描写，多少又分散了读者对其细节的注意力。他的文章风格得益于他的军旅生活，明晰、清雅、晶莹，他不愿为眼睛而写，因此他的文体有时显得有些单调。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某一句话的写作中，他是大师，在一页话中的写作中，就有些差强人意的。但他极富哲理的言论，是其作品最突出的优点。

他是一位精神上的完美主义者，肉体上的享乐主义者；爱好自然又深谋远虑；坦率无隐却又要耍尽花招，这种性格世间少有；诚实而弄虚作假，痛恨虚假而自己又缺乏坦率，这种心灵也是世间少有的。至于书名所折射的象征意义？这只好留着读者自己去品味欣赏吧！

本书具体分工如下：上部和下部的40—45章，由邹心胜同志负责翻译，下部1—39章，由王征同志负责翻译。翻译像“一个土耳其的挂毯”一样，很难达到完美的程度。由于翻译者水平有限，又因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些错误，敬请各位前辈同仁不吝指正，感激不尽！

目 录

译 序	1
-----	---

上 部

第 一 章	小城	3
第 二 章	市长	5
第 三 章	穷人的财产	8
第 四 章	父与子	12
第 五 章	谈判	15
第 六 章	无聊	22
第 七 章	选择的爱	29
第 八 章	小风波	37
第 九 章	乡村的夜晚	44
第 十 章	雄心勃勃,囊中羞涩	51
第 十 一 章	晚夜	53
第 十 二 章	一次旅行	57
第 十 三 章	透明长袜	62
第 十 四 章	英国剪刀	67
第 十 五 章	鸡鸣	70
第 十 六 章	第二天	73
第 十 七 章	第一位副市长	76
第 十 八 章	国王驾临维立埃尔	81
第 十 九 章	思考使人痛苦	92
第 二 十 章	匿名信	99
第 二 十 一 章	同主人的谈话	102

第二十二章	一八三〇年的时尚	114
第二十三章	一位政府官员的悲愁	125
第二十四章	省会	137
第二十五章	神学院	143
第二十六章	人世间富人们所缺少的是什么	149
第二十七章	人生第一次经验	158
第二十八章	迎圣体游行	161
第二十九章	第一次晋升	167
第三十章	一位雄心勃勃的人	179

下 部

第 一 章	乡村生活的乐趣	197
第 二 章	进入上流社会	206
第 三 章	最初的步伐	213
第 四 章	德·拉穆尔府邸	216
第 五 章	敏感而虔诚的贵妇	227
第 六 章	说话的腔调	230
第 七 章	一场风湿病	235
第 八 章	哪一种装饰使它的佩戴者出名	242
第 九 章	舞会	251
第 十 章	玛格丽特皇后	259
第 十 一 章	一个少女的影响力	267
第 十 二 章	他是又一个丹东吗?	270
第 十 三 章	圈套	275
第 十 四 章	少女的心事	283
第 十 五 章	那是个陷阱吗?	288
第 十 六 章	凌晨一点钟	292
第 十 七 章	古剑	298

第十八章	痛苦的时刻	301
第十九章	滑稽歌剧	306
第二十章	日本花瓶	313
第二十一章	秘密	319
第二十二章	讨论	323
第二十三章	牧师、林地和自由	330
第二十四章	斯特拉斯堡	337
第二十五章	道德的使命	342
第二十六章	柏拉图式的恋爱	348
第二十七章	教堂里最好的职位	351
第二十八章	曼侬·莱斯戈	353
第二十九章	厌烦	357
第三十章	剧院的包厢	360
第三十一章	使她恐惧	364
第三十二章	老虎	368
第三十三章	软弱的地狱	373
第三十四章	一个聪明人	378
第三十五章	暴风雨	384
第三十六章	痛苦的详情	388
第三十七章	监狱塔楼	395
第三十八章	一个有势力的人	399
第三十九章	阴谋	404
第四十章	心静	408
第四十一章	审判	411
第四十二章		417
第四十三章		422
第四十四章		427
第四十五章		433

1585.4/133:6

上 部

真理,苦楚的真理
——丹 东



4-11-1964

第一章 小 城

成千个生灵放在一起，
这事并不坏；
但笼子就不快乐了。

——霍布斯^①

维立埃尔城可算是法兰什—孔德省最美丽的小城之一。红瓦尖顶式的白色房屋沿小山的斜坡依次而立，生长茂盛的栗树映衬出曲折蜿蜒的山坡。位于城墙下面的杜布河，在几百英尺远的地方奔流着，该城墙是从前西班牙人修建而成的，现在只剩下断墙残瓦。

小城的北面，耸立着连绵起伏的高山，这是朱拉山脉^②的一支分脉。每年十月，乍冷还寒的日子里，朱拉嶙峋的山顶，已白雪皑皑。一条湍急的流水奔泻而下，流经维立埃尔城，注入杜布河。该流水成为维立埃尔城众多的木材场的动力，这是一个很简陋的工业。但给城里的居民注入富足。自然，这些人更像农民，而非有脸面的绅士。但是，使小城富裕起来的并不在此，而是那种叫莫尔赫丝的花布。自从拿破仑失败以后，正是凭借于此，该城大部分房屋已粉刷一新。

人们一走进这城市，一阵机器的嘈噪音就扑面而来，震得人头晕目眩。二十几个笨重的铁锤落下时，街面随之而震颤，湍急的流水冲动齿轮，带着铁锤上下起落，我也不知道每个铁锤一天可以制造多少个铁钉。那些娇柔美丽的少女传送着小铁片到铁锤之下，瞬间压成铁钉。这种工作，乍看显得很艰辛，但头一次来到这块法国与瑞士交界的山区的观光客会感到惊奇万分。如果走进维立埃尔城，询问这座把人耳朵都震聋了的巨大的铁钉厂属于谁时，会听到一种懒洋洋的声音：“它吗！是市长先生的。”

^① 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② 朱拉山:位于法国与瑞士边境处。

驻足在维立埃尔街上，这条街从河岸延伸到小山顶，观光客就会发现一个神色匆忙，态度傲慢的高个子男人。

一见到他，所有的路人都连忙脱帽致敬。他头发斑白，穿一套灰衣服，曾获好几种勋章。宽额头，鹰嘴鼻，总之，他的面貌并不缺少端庄，初一看，觉得他不但具有小城市市长的尊贵，还兼有四十八岁至五十岁男人所独有的那份吸引力。但来自巴黎这种大地方的人便会发现，他那种狭窄、缺乏幻想力、自满和自得的神气，令人反胃。最终会感到此人的最大才能是欠他的钱的人，他会毫不怜惜地催回，欠别人钱时，逃得愈远愈好。

这就是该城市市长德·雷纳尔先生，他神态严肃地穿过街道，走进市政厅，消失在旅客视野之外。但是如果旅行者继续前行，再走上百步左右，便可瞧见一幢样式极为华美的建筑，隔着依房屋相连的铁栅栏，便可看见漂亮的花园。远处的地平线勾勒出勃艮第山脉的风姿，好像天生的是为人们创造出赏心悦目的佳景来。这一片风光使人们忘记了那种窒息的、充满着蝇头小利式的铜臭气氛。

有人告诉说这幢建筑物是市长先生的。他这幢美丽的石宅，完全是靠其大铁钉厂所赚来的利润建成的。他的先辈据说是西班牙人，在路易十四时代很久之前，便在此安家乐业了。

从1815年起，他就以其为工业家而感到羞耻。1815年，他便是维立埃尔城市长。包围着这华美的花园矮墙，一层层的一直延伸到杜布河岸边，这也是雷纳尔先生在铁器生意上的才能而得到的报偿。

在法国，很难找到像环绕着莱比锡、法兰克福、纽伦堡等德国工业城市附近的那种繁花似锦的花园。在法兰什—孔德省，某家的高墙砌得越多越高，或自己地产上的石块竖得越来越多，他就获得邻里的尊敬。雷纳尔先生的花园里，到处是墙。还有更值得人们羡慕的是其花园里那几块小地，是他以高价而购进的。譬如说，那个木料厂，位于杜布河岸的特殊地带。在你进城时，你会感到触目惊心。“索雷尔”几个大大的字母，写在屋顶上的大木块上。六年前，这个场地还是工厂，但现在正在修建德·雷纳尔先生的花园第四层平台的围墙。

尽管市长先生生性傲慢，也得同冷酷而又固执的农夫老索雷尔打交道。他付了许多明晃晃的金路易^①，才使他同意搬走工厂。至于那条驱动锯子的公用河流，雷纳尔先生凭他在巴黎的威信，使这条河流改道而行，他受此恩惠却是在一八二几年大选以后。

在杜布河下游五百步处，雷纳尔用四公顷地换得索雷尔一公顷地。这个地段对索雷尔的松树板材生意有利得多，这个老头子——自他发财以来，别人就这么称呼他；——还是利用邻人的心急和地产癖敲取一笔六千法郎款项。

这笔交易，曾引起该城那些头脑精明的人的批评。这已是四年前的事情了；四年后的某一礼拜天，雷纳尔先生穿着市长的礼服从教堂里回家时，远远瞧见老索雷尔望着他微笑，身边还伴着三个儿子。这笑容使市长感到一阵不快，并潜意识地认为他上次进行的交易有些亏本。

在这小城要获得公众的敬仰，一方面要砌很多堵墙，同时千万别采纳那些绕道朱拉山脉到巴黎去的石匠从意大利带来的设计图。这种革新计划会使粗鲁的建筑师受到人们的毁谤，并冠为笨拙无能。因为在法兰什—孔德省，守旧和稳重的人当道，左右着舆论，革新之人注定难以在此立足。

事实上，这些保守的人，在那里实行的是一种令人厌恶的专制统治。正是因为这种专横，对那些生活在民主气氛中的巴黎人来说，无法忍受旅居在这样的小城。舆论——这是怎样的舆论——的专横肆虐，在法兰西小城里同在美国一样是愚蠢的。

第二章 市 长

社会地位！先生，不值什么？愚人的尊敬，孩子的惊奇，富人的仰慕，智者的鄙视。

^① 路易：一种旧货币单位，相当于二十法郎。

——巴纳夫^①

作为一地行政官的雷纳尔先生，赢得其从政的名声是建造了一堵巨大的挡墙。因为该城有一条沿小山而行的公共人行散步道，离杜布河水面高出几百英尺，地势极佳，构成法兰西最美的景致之一。但每年春天，雨水冲击散步道，形成坑坑洼洼，使人难以通行。因为众人感到不方便，才使雷纳尔先生有表现其政绩的机会。他砌了一堵二十英尺高，三十到四十码^②长的挡墙，使其流传千古。

为了该墙的栏杆，雷纳尔先生亲自去巴黎三次。因为前任内政部长公开宣称，他对该散步道刻骨仇恨。这堵墙用磨光石板加以装饰。现已高出地面四英尺，好像故意挑衅前任和现任的内政部长。

多少回，当我的胸膛靠着这些光洁、带着灰碧色的石头，眼睛注视着杜布河时，心头还梦想着昨夜悄然离弃的巴黎舞会。在河的对岸，也就是左岸上，蜿蜒着五六条弯弯曲曲的山谷，谷底的小溪映入眼帘，它们形成重重叠叠的瀑流倾泻而下后汇入杜布河。山里的太阳极为热；每当烈日当空，旅行在这平台上的人们在伞状般的桉树下享受浓荫，遐想万千。它们之所以茂盛地生长，有葱翠的绿叶，全得于市长命令运来的沃土，添放在巨大的挡墙后面，无论市议会怎样地反对，他加宽了散步道，已有六英尺有余（尽管他是一位极端保皇党，我是自由党，但为其这番功绩当倍加赞誉），无怪乎他，还有小城幸运的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列诺先生都认为，这段挡墙可以与圣日耳曼—昂—莱^③的挡墙相媲美。

就我而言，我对“忠诚大道”颇有微词（这是这条散步道的官方名称，可在十五至二十处的大理石牌子上看到，为此雷纳尔先生又获得一枚勋章）。我所不满的是那种用野蛮的方法来修剪该大道上的那些桉树叶，使它们长成低低的、圆圆的、扁扁的、像是菜园里粗俗的蔬菜，很难有我们在英国看到的那种华丽的外形。但市长的意志是

① 巴纳夫（Joseph Barnave, 176—1793）：法国大革命时期重要的活动家，后被处死。

② 码：法国的旧度名，约合 1.949 米。

③ 位于巴黎附近，其挡墙非常闻名。

专横的；属于市府的树木每年都要遭到两次残酷的剪修。本地的自由党人宣称，当然有点夸张，自从神父马士隆养成把剪修下来的树枝据为已有的习惯以后，一班公家园丁的手，更加残酷了。这位年轻的神父是从贝尚松^①省城派来监视西朗神父和附近的几位神父的，到此地已有好几年光景了。

有一位老军医，曾服役过意大利军团，现已退伍定居在此城。据市长说，此人既是雅各宾党又是波拿马分子。有一天，曾斗胆直陈定期修剪树木的弊端。

“我喜欢树荫，”德·雷纳尔常这样回答。以对一个曾获得荣誉勋章的外科医生说话时所特有的恰如其分的高傲口气。“我修剪树叶使之产生树荫。我难以想像一棵树，如果不像胡桃那样提供利润的话，还有什么别的用途。”

“提供利润”这四个字，在维立埃尔城决定一切。仅这句话就代表了城市四分之三以上的居民的思想。

在这座使你倾心的小城里，一切取决于这四个字。初到此地的异乡人，全被小城四周深邃而又清爽的美景迷惑住了，最初会认为该城居民具有很强的审美力；本地人也常津津乐道于其美丽的故土，我们绝不能否认他们重视美，正是因为它的山川风物，吸引人们前去观光旅游，使当地的客店老板发财，而且城市也通过税收增加了财政收入。

在一个美丽晴朗的秋日里，德·雷纳尔挽着他的太太，漫步在忠诚大道上。他言语严肃，雷纳尔太太一边听着丈夫的言语，一边紧紧地盯着三个孩子的一举一动，似乎很不放心。这也难怪，最大的一个儿子才十一岁，常常靠近挡墙，似乎总想往上爬。此时，便传来一声温柔的声音“阿道夫”，孩子便放弃爬墙的念头。雷纳尔太太看上去三十多岁，但仍很漂亮。

“这位来自巴黎的漂亮的先生，他定会后悔的，”德·雷纳尔先生愤怒地说，脸颊较平时更苍白。“在官场我不是没有朋友的。”

① 贝尚松(Besançon)：古法兰什—孔德的首府，现法国杜省省会。

但是，尽管我有意用二百页的篇幅来向你讲述外省生活，但我不敢这样不讲情理，让你来忍受这样的描述。外省的方言实在是过于琐碎的，令人难以恭听。

这位在维立埃尔市长的眼中视为肉中钉的巴黎来的漂亮先生不是别人，正是阿倍特先生，两天前，他千方百计地混入维立埃尔监狱和贫民收容所，而且还进入由市长和当地头面人物掌管的医院。

“但是，”雷纳尔太太小心翼翼地回答，“你廉洁奉公，一丝不苟地为穷人兴办慈善事业，那位来自巴黎的先生对你有何妨？”

“他是来找茬的，尔后便会在自由派报纸上发表文章。”

“亲爱的，你从不看他们的报纸。”

“可别人常向我谈起这些雅各宾主义的言论，这使我们分心，且妨碍我们做正当的事情。至于我吗，我绝不会饶恕这位西朗神父。”

第三章 穷人的财产

一位有德性的无阴谋诡计的神父，是乡村天降的福音。

——弗勒尔^①

应该说明一下，该教区神父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感谢山区的新鲜空气，赋予他一个铁打的体格和性格。他有权任何时候视察监狱、医院和贫民收容所。阿倍特先生，带着介绍信，离开巴黎来到西朗神父前，来时故意安排在凌晨六点，这样避免小城爱嚼舌根子的人，径直来到西朗神父的住宅。

西朗神父看完德·拉穆尔侯爵写给他的信后，陷入了深思之中。这位侯爵是法国贵族院议员，本省最富有的大地主。

“我已上了年纪，这儿的人很尊敬我，”最后他低声对自己说，“他们一定不敢对我做什么！”他转身面对巴黎来的先生，尽管他年事已高，一双眼睛仍灼灼有神，闪耀着圣洁的光辉，显示出他敢于承担危险的行为。

^① 弗勒尔(1640—1723)：路易十四儿孙们的家庭教师。

“先生，跟我来，在狱卒面前，特别是在收容所管事面前，请您不要对所观察到的事情发表意见。”阿培特先生知道自己面前是一位好心肠的人。于是，跟着西朗神父参观了监狱、医院、贫民收容所，提了**许多**意见，但得到的答案是千奇百怪的，他还是控制着自己，没有吐露半句指责的话。

参观了好几个小时后，神父邀请阿培特先生吃饭，阿培特先生不愿意打扰这位朋友，推说有重要的信要写。三点钟左右，这两位先生视察了贫民收容所后又回到监狱。在门口遇见了一个看守，六尺高，罗圈腿的巨汉，那下贱的脸因为恐惧，变得恐怖而丑恶。

“啊！先生，”一见到神父，他说道：“这位在您身旁的先生是不是阿培特先生？”

“是又怎样？”神父答道。

“昨天我接到命令，阿培特先生禁止出入监狱，这是省长派人骑马一天一夜而送来的命令。”

“诺瓦鲁先生，我郑重地向你宣布，跟我在一起的就是阿培特先生。你相不相信，我随时都可进入监狱，我想谁陪我就让谁陪？”

“是，神父，”监狱看守低声说，像一只怕挨棍子的哈巴狗低下了头。“不过，神父，我有家小，如果上面知道这事，我会丢掉饭碗的，我靠这过日子。”

“我也怕失掉我的职位呀！”好心的神父回答着，声调越来越激烈。

“这可不一样！”监狱看守连忙说：“神父，大家都知道您每年有八百法郎的收入，上好的不动产……”

就是这么一回事，在过去的两天里，却被人们用二十几种不同的**言辞来传播**，议论纷纷。雷纳尔先生为此和太太发生争论。早上，在收容所所长瓦列诺的陪同下，去找本堂神父，向他表示最强烈的不满。西朗神父无任何保护人，感觉到他们话里的分量。

“好吧，先生们！我已八十岁了，是该区被撤职的第三任神父。我**来此**已五十六年，几乎向城里的居民都施过洗礼，我初来时，该地只是一个小镇。我每天为年轻人主持婚礼，也曾为他们的父辈们